

## 第二十四章

### 迈 洛

四月是一年之中迈洛最喜欢的一个月份。丁香花总在四月间盛开，葡萄也在藤上结熟了。人们的心跳得很快，连胃口也会重新恢复起来。四月间，鲜艳的蝴蝶花与光泽满羽的鹁鸽交相辉映。四月是春天，到了春天，迈洛·明德宾德很自然地想起柑橘来。

“那是柑橘吗？”

“是呀，长官。”

“我的士兵都爱吃柑橘，”指挥驻在撒丁的四个B-26型飞机中队的上校承认说。

“他们要吃柑橘，有的是，只要你能从伙食帐里拨出钱来去买就成。”迈洛向他保证说。

“卡萨巴甜瓜呢？”

“在大马士革便宜得不得了。”

“我最爱吃卡萨巴甜瓜。我一向最爱吃这东西。”

“只要每个中队借给我一架飞机，只要一架，不要多，那么，你要吃多少卡萨巴甜瓜，就供应你多少，你准备好钱就行了。”

“我们通过联营机构去买吗？”

“联营机构大家都有份。”

“真奇怪！简直太奇怪了！你怎么办得到的？”

“大批购买，购买力就大不一样。譬如说，炸牛排沾上面包屑。”

“我并不特别爱吃沾上面包屑的炸牛排，”这位驻在科西嘉北部的B-25型机群指挥官怀疑地嘀咕说。

“沾上面包屑的炸牛排营养很丰富，”迈洛诚恳地告诉他，“它里面有蛋黄和面包屑。羊排骨也是一样。”

“喔，羊排骨，”B-25型机群的指挥官回答，“是好的羊排吗？”

“最上等的，”迈洛说，“黑市供应的最上等的。”

“小羊排吗？”

“用你从没见过的最漂亮的粉红小纸袋包装。在葡萄牙，小羊排卖得非常便宜。”

“我又不能派架飞机到葡萄牙去，我没这个权力。”

“我能，只要你把飞机借给我，还派给我一个驾驶员。你别忘了——你可以找德里德尔将军。”

“德里德尔将军会再到我们食堂来吃饭吗？”

“吃得象头猪似的，只要你用我的纯黄油煎的最好的新鲜鸡蛋拿给他吃。还有柑橘、卡萨巴甜瓜、蜜瓜、多佛尔海峡的箬鳎鱼片以及烤鳕鱼、乌蛤和贻贝。”

“每个人都有一份吗？”

迈洛说：“那是最好的一份。”

“我不喜欢这样，”这位不肯合作的战斗机指挥官说，他也不喜欢迈洛。

“北边有个不合作的战斗机指挥官，他跟我过不去，”迈洛后来向德里德尔将军抱怨说。“往往一个人就会把全体都毁了，那样一来你就再也吃不到用我的纯黄油煎的新鲜鸡蛋啦。”

德里德尔将军于是把这个不合作的战斗机指挥官调到所罗门群岛去挖墓，换了一位患粘液囊炎的老年上校来接替他。这位上校特别爱吃荔枝。通过他的介绍，迈洛结识了大陆上一位指挥B-17型机群的将军，他特别爱吃波兰香肠。

“在克拉科夫，用花生就可以换到波兰香肠，”迈洛告诉他。

“啊，波兰香肠，”将军不胜留恋过去，感叹地说。“你知道，要是能搞到一大截波兰香肠，什么东西我都愿意拿出来交换。什么东西都行。”

“你用不着把什么东西都拿出来。只要每个食堂拨给我一架飞机和一个听话的驾驶员就行了。另外，在第一次订货时，得预付一部分现款作为保证金。”

“可是克拉科夫远在敌后几百英里，你怎么去搞香肠呢？”

“在日内瓦，有一个波兰香肠的国际交易所。我只要派飞机把花生运到瑞士，就可以照市场上的公开价格交换到波兰香肠了。他们把花生运往克拉科夫，我就把波兰香肠

运到这儿来给你。你要多少波兰香肠，就可以通过联营机构购买多少。另外还有柑橘，不过是用人工染了点颜色。还有马耳他的鸡蛋，西西里的苏格兰威士忌。你向联营机构买东西，等于把钱付给你自己，因为你也有一份股份，所以你实际上是分文不花就买到所有的东西。这不是挺有意义吗？”

“你真是天才，你怎么会想出这个妙法来的？”

“我叫迈洛·明德宾德。我二十七岁啦。”

迈洛·明德宾德的飞机从各处飞回来，驱逐机、轰炸机、运输机源源不断地在卡思卡特上校的机场上降落，驾驶飞机的飞行员都是些叫干啥就干啥的人。这些飞机的机身上都涂着各个飞行中队的队徽，鲜艳夺目。队徽象征着各种值得称颂的理想，如勇敢、力量、正义、真理、自由、博爱、荣誉和爱国精神等等。迈洛的机械师总立即把这些队徽用乳白色的双层油漆涂掉，然后印上刻好的深紫色的标志：“迈一明水果土产联合公司”。“迈一明”代表迈洛和明德宾德。迈洛坦率地透露，加上连字号，是为了避免给人一个印象：他是这个联营机构的独资老板。拨给迈洛使用的飞机从意大利、北非、英国的机场和利比亚、阿森松岛、开罗、卡拉奇等地的航空运输指挥站飞来。一部分驱逐机拿去换了运输机，另一部分则留着应付紧急托运和递送零星包裹的任务。他还从地面部队那里弄来了卡车和坦克，作为短程运输工具。大队里的官兵每个人都有一份股份，个个发福，两片油光光的嘴唇中衔着牙签，来来往往，听命调遣。

迈洛则亲自经营正在日益扩大的业务。他那操劳过度的脸庞上刻了一条条永不磨灭的水獭毛色的皱纹，给了他一副严肃而疑虑的憔悴面容。除了尤索林之外，人人都认为迈洛是一个笨蛋，一则是因为他自告奋勇去当食堂管理员，二则是因为他干得那么认真。尤索林也认为迈洛是个笨蛋，但同时他也知道迈洛是个天才。

有一回，迈洛飞往英国去采购一批土耳其芝麻糖，从马达加斯加飞回途中带回来四架满载着甘薯、甘蓝、芥菜和黑斑豌豆等蔬菜的德国轰炸机。迈洛一走下飞机就发现机场上有一小队武装宪兵等候着，要把德国驾驶员关押起来，并把他们的轰炸机没收。这一下可把迈洛弄得目瞪口呆。“没收！”迈洛听到这两个字，简直就象要了他的命，他怒火中烧，暴跳如雷，用手指着卡思卡特上校、科恩中校和那个脸上有疤、手执冲锋枪带领宪兵的上尉这三张自知理亏的脸痛骂起来。

“这里是俄国吗？”迈洛直着嗓子不相信地大声斥责他们。“没收？”他好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大叫着。“请问从哪一天起美国政府的政策是要没收公民的私人财产的！真可耻！你们这伙人竟想得这样一个混蛋主意，真可耻！”

“但是，迈洛，”丹比少校怯生生地打断他说：“咱们毕竟是在跟德国打仗，这些全是德国飞机呀。”

“压根儿不是！”迈洛愤怒地反驳。“这几架飞机是联营机构的，咱们官兵个个都有一份股份。没收！你们怎么能没收自己的财产？真个的，没收！我有生以来还从没听说过

这么卑鄙的事情呢。”

迈洛说得完全有道理，因为等他们再一瞧时，迈洛的机械师已经当着他们把这些德国飞机机翼、机尾和机身上原来的卐字徽用双层白漆覆盖掉，还用模板印上了“迈一明水果土产联合公司”的字样。这么一来，迈洛就把这个联营机构变成一个国际性卡特尔了。

迈洛的联营机构拥有的巨大空中船队满天飞行，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挪威、丹麦、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芬兰、波兰以及欧洲各地之间，唯独不去俄国飞行，因为迈洛不愿意跟俄国做生意。当乐意参加的人都参加了迈洛的水果土产联合公司之后，迈洛又开办了一家附属企业，“迈一明糕点联合公司”，由他独个儿做老板，并从伙食经费中调拨了更多的资金和飞机来经营糕点生意。他经营的糕点有英伦三岛的圆饼和松饼，有哥本哈根的梅干和丹麦乳酪，还有巴黎、兰斯<sup>①</sup>和格勒诺布尔<sup>②</sup>的乳酪饼、奶油卷、奶油千层饼、花色小蛋糕，柏林的水果蛋糕、稗麦面包、姜汁面包，维也纳的杏仁果酱饼、巧克力饼，匈牙利的有馅卷饼和安卡拉的果仁蛋糕。每天早上，迈洛派遣飞机向欧洲和北非各地出发。飞机上拖着红色的长条广告牌，用特大方体字宣传每天的特色商品，圆腿肉七角九分喽，鳕鱼二角一分。迈洛生财有道，还把广告牌出租

---

① 法国东北部一城市，以酿酒食品工业著名。

② 法国东南部小山城，游览胜地。

给佩特牛奶公司、盖恩斯狗食公司和诺克泽默公司，使联合公司增加一笔额外的现金收入。同时，他经常酌留部分空中广告地位，免费赠送给佩克姆将军，作为社会教育宣传之用。例如：“要讲究整洁”，“忙乱出舛错”，“共同祈祷的家庭共聚在一起”等等。迈洛还出钱在柏林的阿克西斯·萨利和豪·豪爵士<sup>①</sup>每天的广播节目前插入广告，为他的公司进行宣传，因此他的生意在各条战线上都越来越兴旺。

迈洛的飞机在世界各地自由飞行，已成为人们熟悉的景象。后来有一天，迈洛跟美军当局订立了合同，轰炸德军在奥尔维耶托防守的一座公路桥梁；他同时又跟德军当局订立合同，用高射炮火攻击他自己的进攻，保卫奥尔维耶托的那座公路桥梁。他轰炸桥梁，美军得付他一笔轰炸费用，外加百分之六的小费；他保卫桥梁，德军也得付他一笔防卫费用，外加百分之六的小费。另外约定，迈洛每击落一架美军飞机，德军就再给他一千元奖金。迈洛指出，由于两国的军队都是社会性的团体，作成这样的交易是私人企业的重大胜利。合同一经签订，不论轰炸公路桥梁还是保卫公路桥梁，迈洛的联营机构似乎全不需要出一兵一卒，也不需要破费分文，因为德美两国政府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在那儿可以办这件事，何况它们全乐于投入各自的力量。结果，迈洛只在两张合同上签两回字，就从合同的双方得到了极大的利润。

迈洛这个办法对双方都很公平。一方面，由于迈洛的

---

<sup>①</sup> 两人均为电台的广播员。

飞机可以到处飞行，因此他的飞机就可以潜入德军阵地偷袭而不致惊动德军的高射炮手。另一方面，由于迈洛知道美军将要进行的袭击，他就有充分的时间向德军发出警告，好让他们的高射炮手事先做好准备，一俟美军飞机进入射程就马上开火。联营机构的每个成员都认为这个法门挺不错，只有尤索林帐篷里的那个死人不在其内，他在到达战场的当天一飞到目标上空，就被德军高射炮火击毙了。

尤索林为此十分愤怒，向迈洛兴师问罪。“不是我杀死他的！”迈洛激动地回答。“告诉你，出事的那天，我根本就不在场。你认为，我们的飞机飞去轰炸的时候，我在德军那里开高射炮吗？”

“但是整个事情都是你一手策划的，是不是呢？”尤索林在那条黑暗笼罩着的小路上也大声向他喊叫。那条小路从汽车调度场一些静静停着的车辆旁边通向露天电影场。

“我可没有策划过什么，”迈洛恼怒地回答，同时使劲抽搐着鼻子喘气，激动得连鼻梁都发青了。“不管是不是与我有关，反正桥梁是德国人把守着的，我们要去把它炸掉。我不过是看到这次任务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就趁机捞了一把。干吗这么大惊小怪呢？”

“干吗这么大惊小怪？迈洛，住在我帐篷里的一个人连行李都没有打开就在那次任务中给打死了。”

“但是，不是我杀死他的。”

“你不是为这件事得到了一千元的外快吗？”

“可是，不是我杀死他的。我告诉你，那天我甚至都没在



场。我上巴塞罗那买去皮剔骨的沙丁鱼和橄榄油去了。我有购货单为证。那一千元我也没有得到，它是归联营机构的，人人都有一份，包括你也在内。”迈洛真心诚意地要求尤索林同意他的看法。“你瞧，尤索林，不管那个讨厌的温特格林说些什么，这场战争可不是我发动的。我只是想法子利用战争做点买卖。这有什么不是的地方呢？你知道，用一架中型轰炸机连同机组人员换一千元，这笔生意可不算坏。要是我能说服德国人每击落一架美机就付给我一千元，那我又何乐不为呢？”

“问题是：你是在跟敌人做交易。你难道不明白咱们是在打仗吗？人们正在死去。老天在上，你得看看四下里的情况！”

迈洛没精打采地克制着自己，摇摇头说：“可是德国人并不是我们的敌人。噫，我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不错，咱们是在同他们作战。但是，德国人也是咱们联营机构里名望很好的股东。他们是股东，我有责任保护他们的权利。也许，是德国人发动这场战争的。也许，他们杀了成百万的人，可是他们付起钱来却比我所知道的我们的一些盟国更加爽气。我得严格遵守我跟德国人订立的合同，这道理你不明白吗？难道你不能用我的观点来看看这问题吗？”

“不能，”尤索林严厉反驳。

迈洛给这么刺了一下，并不设法掩饰起他心中的不快。那是一个闷热的月夜，蚊蚋成群，飞蛾扑面。迈洛突然举起手臂，指向露天电影场。这时候放映机直射出一道充满了灰

尘的白光，在黑暗中构成圆锥形的光圈，将一层薄薄的荧光覆盖在观众的身上。他们斜躺在椅子上，昏昏欲睡，大家都抬脸注视着银幕。迈洛两眼噙着泪水，露出了诚实的神色，他脸上显得质朴而清白，避蚊油与汗珠混合在一起，闪闪发光。

“你看看他们，”他嚷着说，声音激动得哽住了。“他们大伙儿都是我的朋友，我的同胞，我的战友。他们都是我最好不过的伙伴。你认为我会无缘无故干出一桩伤害他们的事来吗？我的心难道还不够沉重吗？你看，我在埃及买的大批棉花现在全堆积在码头上，你难道没看出这叫我多么心烦吗？”迈洛的嗓音断断续续，他象快要淹死的人那样一把抓住尤索林衬衫的前襟。他的眼睛象褐色毛虫似的明显地眨动着。“尤索林，我买下了那么多棉花，现在可怎么办呢？你让我买下那么多棉花，这可全是你的错呀。”

棉花在埃及的码头上堆积如山，却没有人要买。迈洛做梦也没有想到尼罗河流域的土地会这么肥沃，也没想到他买下的这些棉花竟会找不到市场。他的联营机构的各个食堂全帮不了忙。相反，食堂的成员还纷纷起来造反，坚决反对迈洛要按人头硬派给每个成员一份埃及棉花的建议。在这场危机中，就连他的忠实可靠的朋友德国人也不肯帮忙，他们宁愿使用代用品。迈洛的食堂甚至不肯容他把棉花堆在那里，因此迈洛不得不把棉花存在仓库里，费用浩大，使迈洛的现钞存款趋于枯竭，把迈洛从那次奥尔维耶托战役中赚下的钱消耗光了。迈洛开始写信回家要钱，这些钱是他

在生意好的时候寄回去的，但很快这笔钱也差不多花光了。可是迈洛订购的棉花每天仍旧一包包地不断运到亚历山大港的码头上。迈洛好歹在国际市场上把一部分棉花亏本脱手。这些抛售出去的棉花被精明的埃及掮客们在地中海东部各地统统吃进，然后又按原价卖给迈洛，这一来，使迈洛可真越变越穷了。

“迈一明水果土产联合公司”濒于歇业。迈洛无时无刻不在咒骂自己不该贪得无厌，愚不可及，抢购下了埃及的全部棉花，可是合同就是合同，非得履行不可。一天晚上，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迈洛的全部轰炸机和战斗机一齐起飞，于空中编队后，轰炸了美军自己飞行大队的驻地，因为他和德国人签订了另一份合同，这次是规定要炸毁他自己的全套装备。迈洛的飞机分几路协同一致袭击，轰炸了美军机场上的汽油库、弹药库、修理棚以及棒棒形停机坪上的 B-25 型轰炸机，只有起落跑道和各个食堂得以幸免。这是因为他们完成轰炸任务之后可以在那条跑道上着陆，然后在休息之前可以在食堂里吃一顿热快餐。他们轰炸的时候，飞机上的着陆灯全部亮着，因为地面上根本没有人开火还击。他们炸毁了四个中队，军官俱乐部和大队部办公楼。官兵们逃出帐篷，惊恐万状，晕头转向。一会儿工夫，地上到处都是哀号呼救的伤员。一串杀伤炸弹在军官俱乐部的院子里爆炸开来，那座木房子的墙壁上弹痕累累，站在餐柜旁的军官们给弹片打穿了腹背，痛苦万状地弯下腰来，终于倒到了地上。别的军官们失魂落魄地朝两个出口处逃窜，但

他们又不敢出去，于是挤在那里，构成了一道密密层层、鬼哭神嚎的人肉堤坝。

卡思卡特上校好不容易从慌乱的人丛中连爬带挤挣扎着独个儿跑到了门外。他抬头一看，不禁惊慌万状。迈洛的飞机不慌不忙地掠过盛开花朵的树梢拉飘过来，炸弹舱门敞开着，机翼下垂，巨型的着陆灯象鼓起的眼晴似的发出可怕的闪耀的光芒。他从没看到过这么骇人的场面，禁不住惊愕地喘了一口气，急忙一个箭步窜进了他的吉普车，几乎要抽泣起来。他一踩油门，发动了汽车，尽快地驾驶着摇摇晃晃的车子朝机场疾驶而去，那双松软无力、毫无血色的大手使劲攥住方向盘，有时还拚命地乱按喇叭。有一次，为了躲避开路边一群只穿衬衣衬裤、低下头、面无人色、用瘦胳膊当小盾牌抱着头往山里狂奔的人，他来了一个急转弯，使轮胎尖锐刺耳地叫了起来，险些儿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公路两边，红色、黄色、橙色的火焰在熊熊燃烧，营房和树木也都着了火。迈洛的飞机还在不断地兜回来，耀眼的白色着陆灯闪亮着，炸弹舱门敞开着。吉普车开到机场指挥塔的门口时，卡思卡特上校一个急刹车使车子几乎翻了身。车子还在危险地滑动，他就跳了下去，飞快地冲上台阶，塔里有三个人正在那里忙着摆弄仪器和操纵装置。他猛地冲上去，把其中两人推在一边，伸手就去夺镀镍的麦克风。他两眼象发疯似的闪闪发光，肥胖的面孔由于紧张而扭曲了。他使劲抓住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对着话筒狂叫：

“迈洛，你这个狗娘养的，你疯了吗？你到底在干些什

么？快给我滚下来！滚下来！”

“别这么大喊大叫成不成？”迈洛就站在他的身旁，手里也拿着一个麦克风。“我就在这儿。”迈洛带着责备的神气瞟了卡思卡特上校一眼，又忙着去干他自己的活儿。“太好了！弟兄们，你们干得太好了，”他对着麦克风用赞赏的口气大声说。“可是我瞧见还有一个供应棚没炸掉，那可不行。珀维斯，我早先跟你说过，不要干出这种差劲的事。现在你马上到那里去把它搞掉。不过这一回要干得从容些——别急躁。急躁要白费事的，珀维斯。急躁要白费事的。这点我早已对你说过，现在我再对你说准说过一百遍啦。急躁要白费事的。”

过了一会儿，头顶上的扩音喇叭嘎嘎响了起来：“迈洛，我是阿尔文·布朗，我的炸弹全扔完了。现在要我干什么呢？”

“扫射，”迈洛说。

“扫射？”阿尔文·布朗吃了一惊。

“这是合同里规定的，”迈洛用无可奈何的口气通知他说。“不干不行。”

“好吧，”布朗勉强答应说。“要是那样，我就扫射。”

这一下，迈洛干得太过分了。轰炸自己的官兵和飞机，甚至连最冷漠无情的旁观者都感到难以容忍。看来，他的末日来临了。政府高级官员都赶来调查，报纸用醒目的大标题对迈洛发动攻击。国会议员们怒不可遏，纷纷谴责迈洛的罪行，并要求加以惩办。有孩子在军队服役的妇女们

组织了斗争团体，要对迈洛采取报复行动。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辩护。各地品行端正的人都给惹火了，迈洛成了众矢之的。最后他只好拿出了自己的帐簿，向公众公布了所获得的巨额利润。他可以用这笔钱来向政府赔偿他所毁坏的全部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有多余。多余的钱使他可以继续做埃及棉花生意。当然，这笔钱是大家都有份的。然而，整笔交易中最妙的部分是，他根本连一个子儿也用不着赔偿政府的损失。

“在‘民主政治’一字的含义里，政府就是人民，”迈洛解释说。“我们是人民，是不是呢？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不通过中人自己保留着这笔钱。坦白地说，我希望看到政府完全摆脱战争，把整个战场留给私人企业。如果我们把欠政府的债务全部偿还给政府，那就只会鼓励政府进行垄断，阻止其他的个人轰炸他们自己的人员和飞机。这样，我们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迈洛的意见当然是正确的，因而立即获得了大家的同意，只有几个象丹尼卡医生那样不合时宜的人例外。丹尼卡医生板着脸，憋着一肚子火，含蓄地抨击了整个投机买卖，说这是不道德的。后来，迈洛为了平息他的怒火，就以联营机构的名义赠送给他一张花园用的铅架轻便折迭椅子。这样，每当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踏进丹尼卡医生的帐篷时，他就可以把椅子很方便地折迭起来，拿到帐篷外面；等怀特·哈尔福德一走，他又可以把椅子拿进帐篷里去。在迈洛进行轰炸时，丹尼卡医生简直气疯了。他不躲避轰炸，

却留在外面忠于职守，在弹片乱飞，机关枪横扫，燃烧弹齐鸣当中，他趴在地上，象只狡猾的蜥蜴似的在伤员中爬来爬去，手里拿着止血带、吗啡针、石膏夹板以及磺胺等等挨个护理。他黯然神伤，沉默不语，不得已时才说一句话，从每个伤员血迹斑斑的伤痕里看出他自己死亡的可怕预兆。他通宵达旦不顾疲劳地工作，第二天便得了感冒，于是又满腹牢骚地急急忙忙跑到医务室去找格斯和韦斯给他量体温，顺便取走芥末硬膏和蒸馏器。

那天晚上，丹尼卡医生护理着每个呻吟的伤员时，感到非常悲伤，心情阴郁、沉痛，有火发不出。在轰炸阿维尼翁的那天，他在机场上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神态。当时，尤索林从轰炸机的舷梯上向下走了几步，赤身露体，惊骇万状，赤裸的脚后跟、脚趾头、膝盖和手臂，全都沾满了斯诺登的鲜血。他一语不发，直管用手指着机舱里僵卧着的、奄奄一息的通讯员兼射手斯诺登。在他身旁，还躺着一个更年轻的机尾射击手，这个人每次一睁眼看到奄奄一息的斯诺登，就立即又昏厥过去。

人们把斯诺登从飞机里抬出来，搁在担架上，送上了救护车。这时丹尼卡医生把一条毯子轻轻披在尤索林的肩上，然后把他带上吉普车。在麦克沃特的帮助下，他们三人乘车默默来到了中队医务室。丹尼卡和麦克沃特把尤索林扶了进去，让他坐到一张椅子上，用冰冷的药棉花球把斯诺登溅在他身上的血迹统统擦洗干净。丹尼卡医生给了尤索林一片药，又给他打了一针，让他睡了十二小时。等尤索林醒后

去看丹尼卡医生时，医生又给他吃药打针，让他又睡了十二小时。等尤索林第二次醒后再去看医生时，医生准备再给他吃药打针。

“你究竟还要给我吃多少药片，打多少针？”尤索林问他。

“等你觉得好些，就不给你吃药打针了。”

“我现在就觉得很好。”

丹尼卡医生感到十分惊讶，晒黑了的憔悴的额头上露出了皱纹。“那么，你为什么不上衣服呢？为什么赤身露体走来走去？”

“因为我再也不愿穿制服了。”

丹尼卡医生听尤索林这样解释后，就把注射针筒撂在一边。“你真的觉得很好吗？”

“我觉得很好。可是你给我打了那么多针，吃了那么多药，叫我感觉有些迟钝。”

那天尤索林就这样一丝不挂的到处走动，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九、十点钟还是这个样子。迈洛到处找不到他，最后发现他坐在一个小小的军人墓地后面的一棵树上。斯诺登的遗体即将在这个墓地里安葬。迈洛穿着一身平常办公的装束——草绿色的军裤，干净的草绿色衬衫和领带，还佩戴了一道闪闪发光的银色中尉领章，头上戴着有硬皮帽檐的军帽。

“我到处找你！”迈洛在树下抬起头来嗔怪地朝尤索林叫喊。



“你应该到这棵树下来找，”尤索林回答。“我一上午都呆在这里。”

“下来，尝尝这个，看看味道好不好。这事很重要。”

尤索林摇摇头，仍旧赤条条地用两手紧抓住上面的树枝，使自己平稳地坐在最低的树杈上。他不肯动弹一下。迈洛无可奈何，只得不高兴地伸出手去抱着树身，开始爬树。他费劲地笨手笨脚向上爬，累得呼哧呼哧直喘气。等他再攀高一点，可以把一条腿跨过横枝，停下来喘一口气时，他发现自己的衣服已经磨蹭得不成样子。他的军帽歪戴着，险些儿就要落下。等帽子刚往下滑时，他连忙一把接住。豆粒大的汗珠在他口髭周围象透明的珍珠似的闪闪发光，而眼睛下面的汗珠则象不透明的水泡那样鼓了出来。尤索林冷眼瞅着他。迈洛小心翼翼地半转过身来，好跟尤索林面对面。他把一块棕色的又圆又软的东西上的一层薄纸剥开，把它递给尤索林。

“请你尝尝，告诉我味道好不好。我想把这东西供应给大伙儿吃。”

“这是什么玩意儿？”尤索林问，一面咬了一大口。

“巧克力棉花糖。”

尤索林一阵恶心，把一大口巧克力棉花糖恰恰吐到了迈洛的脸上。“喂，快把它拿走！”他气冲冲地说。“我的基督！你是疯了吗？连该死的棉花籽也没去掉。”

“你试着尝尝，”迈洛恳求说。“它不致于那么糟糕吧。当真那么难吃吗？”

“简直难吃透了。”

“可是我一定要让食堂把这东西供应给大伙儿吃。”

“这种玩意儿谁都咽不下去。”

“他们非得咽下去不可，”迈洛专横而严厉地命令说。他松开一只手，用一个手指神气活现地在空中一挥，险些儿摔下去，跌折了脖子。

“再挪过来一点，”尤索林邀请他说。“这样会安全得多，而且什么都能看见。”

迈洛双手紧紧抓着上面的树枝，担惊害怕地一点一点往旁边挪动。他紧张地绷起了面孔。等他到达尤索林身旁安然坐定之后，他才松了一口气，亲切地摸摸那棵树。“这是一棵多么好的树呀，”他以所有者的感激口气赞赏地说。

“这是生命之树，”尤索林回答，一边摆动着他的脚趾。“也是识别善恶之树。”

迈洛凑近树皮和树枝也着眼看了看。“不，不是，”他回答说，“这是栗子树。我应该认识。我也卖过栗子。”

“随你说吧。”

他们俩默默无语地在树上坐了几秒钟，两腿垂下来，摇晃着，两手几乎伸得笔直，攀着上面的横枝。一个除了穿着一双皱底凉鞋外全身一丝不挂，另一个却穿着全套草绿色的粗呢军装，连领带也系得紧紧的。迈洛不大有把握地用眼角瞟了瞟尤索林，拿不稳怎样讲比较恰当。

“我想问你一件事，”他终于开口说。“你赤身露体，我不想来干涉你。但是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穿制服呢。”

“就是不愿意穿嘛。”

迈洛象麻雀啄食那样连连点头。“我明白，我明白，”他显出一副迷惑不解的神色很快地说。“我完全明白。我听阿普尔比和布莱克上尉说你疯了。我就是想知道个究竟。”他又审慎地迟疑了一下，斟酌着下一句问话。“你真的今后再也不穿制服了吗？”

“我是这样想。”

迈洛连忙点头，装出他仍然能明白的模样，然后又默默地坐着，烦恼不安地陷入了深思。一只头上有一撮红毛的鸟使劲地拍着黑色的翅膀，在他们下面一簇颤动的灌木丛里飞过。尤索林和迈洛坐在树荫里，由斜坡上的一层层薄薄的青草遮着，四周长满了灰色的栗树，还夹着一棵银色的云杉。太阳高高地悬挂在头顶上，在辽阔蔚蓝的天空里低低地点缀着几朵洁白的、棉絮般的浮云。一丝微风都没有，他们周围的树叶一动不动地垂挂着。阴凉的地方也闷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万籁俱寂。迈洛突然直起腰来，压低嗓子叫了一声，一面激动地指着那边。

“瞧瞧那边！”他惊呼起来。“瞧瞧那边！那边正在举行葬礼哩。那象是一片公墓，是吗？”

尤索林用平板的声音慢吞吞地回答。“那边正在埋葬的，就是那天轰炸阿维尼翁时死在我飞机里的那个小伙子斯诺登。”

“他是怎么死的？”迈洛问，吓得连声音都发不大出来了。

“给打死的。”

“那可太惨了，”迈洛悲痛地说，棕色的大眼睛满含着泪水。“可怜的小伙子。那真是太惨了。”他使劲地咬紧颤抖的下嘴唇，接着又激动地提高声调说下去。“要是几个食堂都不同意买我的棉花，事情会变得更糟的。尤索林，他们是怎么搞的？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个联营机构是属于他们的吗？难道他们不知道人人都有一份吗？”

“连我帐篷里的那个死人也有了一份吗？”尤索林挖苦地问。

“他当然也有一份，”迈洛十分大方地向他保证说。“中队里人人都有一份。”

“他还没到中队就给打死了。”

迈洛熟练地扮了一个忧伤的鬼脸，掉过头去。“我希望你不要再拿你帐篷里的那个死人来作弄我，”他生气地顶他一句。“我跟你说过，我和他的死一点关系也没有。我看到这个垄断埃及棉花市场的好机会，结果给大家惹了这么大的麻烦，这是我的错吗？我怎么知道棉花会供应过剩呢？那时我连供应过剩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垄断市场的机会不是经常能碰到的。遇到这样一个机会，我就一把抓住它，这是够机灵的。”迈洛看到六个穿制服的抬棺材的人把一口简陋的松木棺材从救护车上抬下来，轻轻放在刚挖好还敞着大口的墓穴旁边。他竭力抑制着自己的一声哽咽。“我现在连一个子儿的棉花也卖不掉，”他伤心地说。

面对这一套毫无价值的虚伪葬礼，以及迈洛这种悲痛

欲绝的模样，尤索林一点也无动于衷。主持葬礼的牧师的声音，从相当远的距离外轻声传来，就象一阵气体发出单调的嘶嘶声，几乎一句话也听不出。尤索林可以辨认出梅杰少校那瘦长的身个儿，还认为自己看见丹比少校拿着一条手帕在揩额头。丹比少校自从得罪了德里德尔将军以后，始终没能摆脱掉发抖的毛病。另外，还有几排士兵围着那三个军官，形成一个弧形，象木头人似的呆呆板板地立着。四个闲着无事、身穿条子工作服的掘墓人，用铲子撑着身体，漠不关心地站在那一大堆很不调和的紫铜色的松土旁边。尤索林凝望着，牧师带着赐福的表情抬起眼来注视着尤索林，伤心地用手揉揉眼睛，然后又抬眼用寻找的目光注视着尤索林。最后低下头去，尤索林认为，葬礼仪式的高潮也就此结束了。四个穿工作服的掘墓人用吊索把棺材吊起，徐徐放入墓穴。迈洛浑身很厉害地颤抖了一阵。

“我不能再看下去啦，”他极度痛苦地转过脸去叫着。“我不能坐在这儿看着，让那些食堂断送掉我的联营机构。”他咬牙切齿，极其哀伤而忿恨地摇摇头。“要是他们真有那么一点忠心的话，他们就会买我的棉花，直到他们感到痛心，那么他们就可以继续买我的棉花，一直买到他们感到更加痛心。他们可以放一把火，把夏季的制服和内衣一下子都烧光，这样，我的棉花就会有较大的销路了。可他们就是什么也不干。尤索林，你不妨替我把这块巧克力棉花糖吃完。也许这会儿味道会很好。”

尤索林推开迈洛的手。“迈洛，算了吧，人是不能吃棉

花的。”

迈洛狡猾地拉长了脸。“这实际上不是棉花，”他哄着他说，“我刚才不过是跟你开玩笑罢了。其实是棉花糖，很好吃的棉花糖。你尝尝看。”

“你在撒谎。”

“我从来不撒谎。”迈洛神气十足地反驳。

“你现在就在撒谎。”

“除非有必要，否则我决不撒谎，”迈洛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把视线转开一会儿，讨好地眨眨眼睛。“我这玩意儿比棉花糖好多了，的确好得多。这是用真正的棉花做的。尤索林，你一定得帮我说服大伙儿吃这种巧克力棉花糖。埃及棉花可是世界上最好的棉花啦。”

“可是棉花吃下去是不消化的呀！”尤索林强调说，“吃下去会使人生病，你不明白吗？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干吗不试一试吃棉花过日子呢？”

“我试过了，”迈洛沮丧地承认说，“它使我很不舒服。”

墓地里呈现出一片黄绿色，黄得犹如干草，绿得就象煮熟了的甘蓝。过了一会儿，牧师往后退下，那半圆形的穿着米色制服的人群象漂浮在水上的碎片那样，开始慢慢散开。人们悄没声地、不慌不忙地走上停在高低不平的肮脏道路旁边的汽车。牧师、梅杰少校和丹比少校另成一队，闷闷不乐地低着头，彼此保持着几英尺的距离，好象素不相识似的，分别上了自己的吉普车。

“葬礼全部结束，”尤索林说。

“结束了，”迈洛沮丧地附和着，“毫无希望了。都是因为我让他们自由决定。这事给了我一个教训，下回再试着搞这类事情时，我就要用纪律来约束了。”

“你干吗不把棉花卖给政府呢？”尤索林漫不经心地建议，一面看着四个穿条子工作服的士兵把一堆紫铜色的泥土一铲铲地扔回墓穴里。

迈洛粗暴地否决了尤索林的建议。“这是个原则问题，”他坚定地解释说。“政府是不管买卖的，而我也世界上最最不愿让政府卷入我的买卖的人啦。但是政府的职责就是做买卖。”他灵机一动，想起来了，于是得意扬扬地继续说下去。“卡尔文·柯立芝曾经说过这句话。他是总统，因此，这句话一定是对的。看来，政府有责任把我囤积的而又没人要的埃及棉花统统买下，那么我就可以好好赚上一笔了，是不是呢？”迈洛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情绪低落，变得焦虑不安。“可是我怎么才能让政府收购我的棉花呢？”

“行贿嘛，”尤索林说。

“行贿！”迈洛大发雷霆，险些儿又失却平衡，跌折自己的脖子。“你这么说真可耻！”他声色俱厉地说，好象从起伏的鼻孔和拘谨的嘴唇中喷出来似的，气得连干枯的口髭也抖动了。“行贿是违法的，这你应该知道。可是做买卖赚钱是合法的，对吧？因此，为了赚点正当的利润去行贿，不能算违法，对吧？不，当然不算违法！”他带着平静的，近乎是可怜巴巴的苦恼神色沉思起来。“我怎么才能知道该向谁行贿呢？”

“哦，那你不用担心，”尤索林淡淡一笑，安慰他说。这时吉普车和救护车的引擎打破了使人昏昏欲睡的寂静；后面的车辆也开始往后驶走了。“只要你肯花大钱去行贿，他们自己会找上来的。就是一定得开诚布公进行交易。对他们说个一清二楚，你要什么，你愿意出多少钱。如果你一开头就羞羞答答，象犯了罪那样行事，那你肯定会遇到麻烦的。”

“我希望你能陪我一块儿去，”迈洛说，“我呆在受贿的人当中觉得很不安全，因为他们这些家伙都是无赖。”

“你会很顺利的，”尤索林满怀信心地给他打气说。“要是你碰到什么麻烦，你就告诉大伙儿，为了美国的安全，要求国内有一个强大的埃及棉花投机企业。”

“这倒是实在的，”迈洛一本正经地说。“有了一个强大的埃及棉花投机企业，就会有一个更为强盛的美国。”

“这当然是实在的喽。如果这还不行，那你可以举出数字说明有多少美国家庭的收入是靠棉花生意的。”

“确实有很多美国家庭的收入都是靠棉花生意的。”

“你瞧，是这样吗？”尤索林说，“这件事你比我要内行得多。你几乎使这件事听起来好象真有其事似的。”

“这是真的，”迈洛恢复了原来那副傲慢的神气说。

“我也正是这么想。你满怀信心干下去好了。”

“你肯定不能陪我一起去吗？”

尤索林摇摇头。

迈洛心里跃跃欲试。他把尤索林吃剩的那块巧克力棉花球塞进自己的衬衫口袋，然后小心翼翼地 from 树枝上一点



点朝光滑的树身移过去。接着，他笨拙地张开双臂一下抱着树身，开始往下滑去，可他那鞋底鞋的边太滑，好几次使他几乎摔下去跌伤。他滑了一半，忽然改变了主意，又爬上去，口髭上沾满碎树皮，紧张的面孔因为使劲而涨得通红。

“我希望你把制服穿起来，别这样一丝不挂地到处乱跑，”他在重新爬下树匆匆离开之前，忧郁地对尤索林说。“你也许会开创一种风气，那么我囤积的这宗倒霉的棉花就永远也脱不了手啦。”